

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化身科普达人,把烧脑的知识以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短视频方式呈现——

硬核科普爆红抖音,“冷”知识也能“热”到起飞

■本报记者 宣晶

如何利用量子技术让光“慢下来”?怎样用超冷原子在实验室里“拼乐高”?90后杜立在抖音上科普奇妙的物理知识,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物理现象掰开揉碎,用播音腔讲述电吉他与科普在量子力学的耦合。生活中的杜立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学专业,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系在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Wolfgang Ketterle。

在抖音上,科学“冷”知识正在变“热”。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化身科普达人,把“高冷”知识以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短视频方式呈现出来,悄然拉近大众和科学知识的距离。在短视频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校”,那些曾让很多人“敬而远之”的专业知识,受欢迎度和传播广度出人意料。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高冷”科学普及需要“搭桥人”

研究物理是杜立从小兴趣所在,初中时他就网购过实验仪器,自制制作了无线电发射器。“我喜欢往深处钻研,初中就会看一些高

中、大学的物理书,尝试自学。”对物理近乎偏执的狂热,让他一步步走近学科研究的核心圈层。

2020年初,在MIT念书的杜立因新冠疫情居家隔离。短暂离开实验室的这段日子里,他出于兴趣开始关注与物理学相关的短视频。当时,网络上还流传着“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的说法,双缝干涉实验被形容为“玄之又玄”。“虽然这些所谓的科普视频播放量极高,但水平却参差不齐,甚至有部分夸大不实的表述,容易误导受众。”杜立看完视频后心情复杂,他暗下决心架起连通网友与科学世界的桥。

于是,杜立随身带着笔记本,记录思考过、探讨过的有趣问题,结合相关资料或实验影像素材,编辑制作成科普视频,发布于抖音号“-粒粒-”。“对我来说,制作短视频的最难点在于,如何在保证知识含量与追求传播广度之间寻求平衡点。”为此,他尝试过多种视频形式和表达方法,并在与粉丝的互动中找到了新的乐趣。

从好奇心出发,解开爆款背后的“流量密码”

在陌生领域摸索前行,杜立的付出有

了回报。一条名为《绿得发慌的激光》的短视频赢得近6000个点赞,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快速涨粉的兴奋。“那是在实验室里的一小段‘随手拍’,记录了超大功率激光形成的过程。”这道“绿光”视频的意外火爆引发了理科生的深入思考,他试着探究在传播学意义上的成功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流量密码”。

如何提高科普视频对用户的吸引力?杜立颇下了一番工夫,对视频的节奏和长度、构图的风格和色调都仔细研究过一番。“神秘的实验环境、陌生的专业名词、复杂的概念理论等会让受众在认知过程中产生一种‘不适感’。在科普短视频创作中,我力求运用语言辅助、动画模拟、生动故事等来帮助观众克服‘不适感’,激起好奇心。”

反复斟酌故事线、搜集大量高清素材、制作模拟动态图,杜立逐渐确立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精心制作推出系列科普短视频,以深入浅出的视听语言讲述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介绍利用量子干涉原理让光“慢”下来的实验过程……10余条短视频吸引了3.4万的粉丝关注,视频下有成百上千条留言与他探讨相关物理问题。

让短视频平台成为科研人员
和科学爱好者的共同乐园

抖音平台上,活跃着一批热爱科普的科研人员。在短视频中,他们将奥秘的科学变成人人都能听懂的语言,引来物理学研究者、博士生、高中生、初中生在群里热烈讨论着量子力学、黑洞、暗物质。袁岚峰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抖音号“科技袁人袁岚峰”推出1164条科普短视频,粉丝量超过416万。理论物理学家王一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副教授,也在抖音上向公众科普宇宙、黑洞、虫洞这些看似神秘的事物。王一的学生、理论物理博士后周思益,研究方向为宇宙学、弦理论和场论,她的抖音账号“弦论世界”已拥有137.2万粉丝,获赞90.1万次。

“以复杂的数学公式去推导艰深的物理问题,往往不是最高程度理解。在日常教学中,我的导师Wolfgang Ketterle会用很生活化的案例来讲述前沿科技知识,通俗易懂,让人茅塞顿开。”杜立认为,科普不仅是科研人员回馈大众的途径之一,也是对知识的温故而知新。“通过视频解读拉近大众与这些遥远知识之间的距离,本身也是科研道路上的特殊锤炼。”

从刘德华加盟《中国好声音》到“快乐男声”凭《快乐再出发》搞笑翻红——

不上综艺,歌手还能被“听见”吗?

■本报记者 黄启哲

刘德华也露脸音乐综艺了!在《中国好声音2022》的舞台,哪怕只是“云录制”演唱老歌《天意》,也引发了一大波“回忆杀”。要知道,他的上一次“上线”,还是一年前以“出道40周年”为契机,亮相抖音直播间。

昔日对综艺持审慎态度的资深唱将顺应时代,拥抱新一代观众,这固然是好事;却也向业界抛出了一个话题:如今,不上综艺,歌手是不是就不能被“听见”了?

事实上,歌手频繁上综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比如,被誉为选秀初代的陈楚生、苏醒等多位“快乐男声”,在沉寂了多年后终于凭借音乐旅行真人秀《快乐再出发》火了一把。新生代优质歌手毛不易、周深、汪苏泷等人亦是频繁露脸各种音乐综艺甚至生活类真人秀,他们虽陆续有单曲发布,但主要是为影视宣发服务。对歌手来说,仅凭写歌唱歌,似乎越来越难有持续影响力。

每27秒就诞生一首新歌,听众却感慨“无歌可听”

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赵朴坦言,新歌能见度越来越低是困扰业界的一大难题。据今年5月发布的《2021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显示,2021年华语新歌总量达到114.5万首,同比2020年增长高达53.1%。这意味着,华语新歌生产已经步入“百万级时代”,平均每27秒就会诞生一首新歌。

单从数据看,华语乐坛新歌产量与市场规模增长势头不减,但许多听众却感慨“无歌可听”。赵朴认为,大数据并不能与受众感受直接画上等号。互联网虽然降低了音乐人发行歌曲的门槛、降低了受众获得好音乐的成本,但相应的,在创作机制上,压缩了一首歌在唱片工业时代经过专业人士层层筛选、打磨的流程;而在传播环节,以专业乐评、奖项为重要依托的推荐机制也式微。因而,大众要靠自己在这些质量参差的海量歌曲中寻找心中所爱反而更难了——最终不是投身经典老歌怀抱,就是被“短视频神曲”反复洗脑。

不得不说,在文娱产业爆发式发展的这些年,产业生态变了,对于歌手的评价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单单凭借作品,而主要



被誉为
选秀初代的
陈楚生、苏醒
等多位“快乐
男声”,在沉寂
了多年后终于
凭借综艺《快乐
再出发》火了一把。图为
《快乐再出发》剧照。

是人气、话题赢得歌坛地位与观众心中分量。相对应的,单纯凭一首歌曲所能获得的“大众能见度”也不复从前。赵朴告诉记者,曾有一位当红歌手私下向他抱怨,并非自己想要成为“不务正业”的“综艺咖”,“他也想要唱新歌,可节目组告诉他观众只想听他的那几首老歌。然而总唱老歌观众也会烦,只能从他身上找点‘料’,所以要求他在节目里多说点话,甚至专开节目‘唠嗑’。”

上综艺不是原罪,关键要让
音乐梦想有安放之处

尽管名利的诱惑客观存在,但对有些歌手来说,参加综艺有着“曲线救音乐”的意味。相比于唱片时代“听歌”这一需要时间沉淀、更为私人化的体验,综艺凭借更丰富的视听体验和社交互动性,似乎更能抓住

大众的注意力。参加《我是唱作人》时,歌手胡海泉就无奈表示:“不是每个人都是周杰伦”。与其让劳心劳力制作的专辑石沉大海,不如在综艺节目里唱歌,至少能被更多人听到。

确实,借助综艺平台,一批凝聚音乐人心血的诚意之作得以出圈。比如《乘风破浪3》借助王心凌的老歌《爱你》激起的全网“回忆杀”,为节目引来了一大波流量;而在最后一期节目,王心凌也借助这个舞台让2018年备受业界赞誉的那首录音室作品《大眠》被更广泛的大众“听见”。苏醒六年前的一首老歌《破亿》因为《快乐再出发》走红而冲上微博热搜,趁此机会他一口气“置顶”了十几首旧作,借综艺热度为音乐引流。

而从张杰、李宇春,再到毛不易、周深,盘点当下乐坛青年、中坚力量,无一不出自早年的音乐综艺选秀;《乐队的夏天》《说唱新世代》等节目也让一批“宝藏歌手”“小众风格”

走入大众视野;《时光音乐会》《声生不息》则试图找回安静唱歌、认真推歌的美好状态。

正如网友所说,上综艺不是原罪,关键是要让音乐梦想有安放之处,那些坚持以唱片时代标准创作、发行新作的歌手值得被“听见”。过去一年接连上了《我的音乐你听见》《我们的歌》《时光音乐会》多档综艺,没影响戴佩妮在今年六月发行新专辑《被动的观众》,收获网友8.2分高口碑。有人听后感慨,“出道20年,一直稳定输出的只有她了”。而在综艺里卖力搞笑扮丑备受质疑的薛之谦,也信守着“用段子手身份养活音乐”的承诺。哪怕被网友一再调侃每发新歌必被娱乐八卦抢风头,汪峰还是选择“两年一张,如约而至”,在本月发行新专辑。

重建大众“沉浸式听歌”习惯道阻且长,我们期待更良性的文娱生态和更专业的音乐市场。

原创话剧《林则徐》连续两晚登陆上海文化广场

濮存昕:林则徐的情怀像一首诗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我们一直在探讨戏剧民族化,其实就是将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故事、中国情怀、中国品格、中国气质自信地传递在舞台上。”著名演员濮存昕说。18日起,由王筱筱执导、汇集濮存昕、洪涛、郭达、关栋天、李贺五位实力派演员的原创话剧《林则徐》连续两天献演于上海文化广场。

这部由国家大剧院和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话剧,以林则徐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为主题,从虎门销烟、鸦片战争到被诬罢官、思亲图强的史实

与历程,围绕林则徐与妻子、道光帝、王鼎、琦善等重要人物的矛盾冲突,用戏剧的手段带领观众回溯民族百年抗争最初的那段历史,一起走近这位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人物、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传奇人生。

“林则徐的情怀像一首诗。”濮存昕在创排和演出的过程里,不断走近这位民族英雄的精神世界。“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生命样式有很多,林则徐是其中之一。”巡演走遍全国,因为台下不同的观众,每一场对演员来说都是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像制造潮水一样制造戏剧,让表演的能量向观众扑去。”濮存昕说。

本次上海站的巡演是《林则徐》自2019年首演后的第六轮演出,导演王筱筱坦言曾经过时间的沉淀,演员们对角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捕捉到更准确的表现方式。“观众对历史人物是一个概念化的认知,但在创作时,我们会思考要用什么样的戏剧价值和观众进行沟通,这时就必须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她说,“林则徐为什么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因为他把看到的世界放在中国,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这部戏对人物内心世界、那段历史进行了戏剧开掘。”

八个集装箱将《林则徐》的舞美布景运到了上海,长江、黄河勾画于剧中11°角

倾斜的写实舞台之上,如此别致的设计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这样的呈现也与王筱筱的创作初衷有着密切关系。“我不想创造幻觉,希望舞台空间可以准确表达作品的内涵,台上的人物,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他们的一念和选择都能改变国家命运,写实的舞台无法表达这层含义。”她表示。

作为八月首部话剧,《林则徐》也将正式开启上海文化广场2022年的话剧与舞台剧板块,《四世同堂》《平凡的世界》《主角》《白鹿原》《俗世奇人》《日出》等十余场大型文学经典改编作品将陆续上演,向观众演绎崇高的生命韧性与人性力量,刻画绵延的文化深度与生命广度。

从展品到展览,一切皆可由你定义

申城艺展集结『共创互动』,策展方式频频『上新』

■本报记者 范昕

你的创作成为展品的一块拼图,你的互动成为展览的有机组成部分,你还可以自主定义观展路线……这个夏天,申城不仅迎来了一大波高品质艺术展,也迎来策展方式的“上新”——“共创”,即邀请观众参与到作品、展览的共同创作中来。

“近年来,上海的美术馆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出迭代的趋势。对于‘共创’理念的重视,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艺术评论家傅军认为,“共创”思维注入美术馆,前所未有地拉近着观众与艺术的距离,也重新定义着美术馆之于城市生活的意义。

重新定义美术馆对于观众的意义

平凡的你我他都可以为美术馆里的展品贡献一份力量。碧云美术馆正在举办的“你的童年,我的记忆——当代摄影中的儿童图像”展中,有一件装置艺术由观众“共创”完成,其中的童年影像来自5月中旬起面向大众的公开征集。正因这样一件特别的作品,这个展览将观众带回了自己的童年。无独有偶,王小慧艺术馆开幕大展《梦想者》中,名为《10000个笑脸》的创作始于今年春天上海疫情严峻时期向大众公开征集的一张张笑脸以及笑脸背后的故事,希望在特殊时期将温暖与希望汇成磅礴的力量。也因而这件作品在展览中看得人们格外感同身受。

展览的完整性,越来越离不开观众的参与。新近登陆西岸美术馆的“娜布其:一切都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只有在当观众以“游戏”的方式去探索身体与空间、艺术品与日常物品之间的关系时,这个展览才是有意义的。其中有件名为《桌面游戏:偶然事件》的作品,将周遭熟悉的景观加以微缩,置于长条桌面上,鼓励观众随意组合或重置这些微缩景观,并创建在线相册。

展览的参观方式也在迈向“共创”。亮相外滩美术馆的阿德斯特梅中国首展,即邀观众展开“私家”探索之旅。展区占据馆内二至五层共四个楼面,参观时,观众可以自主选择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的看法。展览也欢迎观众对导览手册进行重新排列与整合,创造独属于自己的观展体验和探索之旅。新近于浦东美术馆揭幕的“引力剧场”,一件视觉纵深度超过50米的巨型装置构成一整个展览。这是艺术家徐冰为美术馆全球独一无二的艺术空间——中央展厅量身定制,欢迎每一位观众找寻理想的观亮点。过去一个多月以来,馆方还邀请观众观摩布展全过程,一同见证这件新作品的诞生。

让观众成为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消费者

“共创”在国际艺术领域并非新鲜事物。傅军透露,早在1972年,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在其经典著作《观看之道》中就曾开创性地提出:只有从受众出发,不把观众当作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作品的参与和再创作者,观众对作品的接受与参与才最终完成了这件作品。西岸美术馆展览部负责人顾悠悠告诉记者,自上世纪50年代从法国发展出的欧普艺术流派开始,便已将观者“眼睛的反映”通过精准计算纳入到绘画当中。这种理念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可谓愈演愈烈。

申城时下的艺术展览不约而同拥抱“共创”思维,与包括美术馆在内的艺术场馆服务理念的不断紧密相连——从过去的以藏品为中心,转变为如今的以观众为中心。美国博物学家妮娜·西蒙在《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一书中提及,文化机构如要重建与观众的联系,需要让观众成为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消费者。

“现在的文化艺术氛围下,观众有许多机会亲眼欣赏到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的作品,莫奈、毕加索等等。然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与艺术家或这些作品的距离仍然是遥远的,是置身事外的。”顾悠悠说,这种遥远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警戒线或是画框所带来的,更是由于“远观”是其唯一体验方式而带来的。因而她认为现代美术馆,肩负着带给观众“有别于传统观看方式的展览”的责任与使命。

记者发现,就连主打传统艺术的程十发美术馆,也在积极引入“共创”,以期“圈粉”观众。该馆近日推出的“尽写奇峰——上海中国画院藏黄山主题作品展”在展线最后特别设置了“乾坤大挪移”互动体验区,呈上一枚趣味彩蛋。这个区域的墙上贴有形形色色的山水画元素,每一个元素都取自展览作品,观众可随意组合,形成一件自己构图的作品,由此体味中国画创作中“经营位置”的重要性。而在如是积极参与“共创”黄山新意境的过程中,黄山奇景、传统绘画与观众也无疑更为亲近。

“‘共创’,意味着观众与展品或展览的高互动性,由此带来的参与感使得欣赏艺术的过程变得有意思。在此过程中,观众的主体意识也在渐渐增强,对艺术加深印象与理解,进而引发更多思考和想象。”在傅军看来,久而久之,这种“共创”会增强大众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共同推动整个社会朝着更为健康的可持续方向发展。



原创话剧《林则徐》用戏剧的手段带领观众回溯民族百年抗争最初的那段历史,一起走近这位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人物、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传奇人生。